

墨

子

「战国」墨翟著

中国传统
启蒙教育精典
ZHONGGUO
CHUANTONG
QIMENG JIAOYU
JINGDIAN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B224.2
M901:1

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精典

墨子

〔战国〕墨 翟 著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墨子/吴兆基主编. -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02. 9
(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精典)

ISBN 7-80120-658-4

I. 墨… II. 吴… III. 墨翟 - 哲学思想 - 通俗读物

IV. B224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2531 号

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精典

墨 子

著 者 [战国]墨 翟 著

责任编辑 陶 玮

装帧设计 北京好思佳计算机图文设计中心

版式设计 春 生

责任校对 丰 滔

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开 印张/176 字数/3800 千字

印 刷 北京通县天宝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 套

书 号 ISBN 7-80120-658-4/G·260

定 价 224 元(全套 32 本)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 100029

E-mail: zgqjcs@163.net

发行部 (010)64443051 传真(010)64443051

出版说明

墨子，名翟，鲁国人。他的生卒年不能确考，大约生于公元前 479 年，死于公元前 403 年左右。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，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。

《墨子》这部古典名著，就是由墨子及其弟子著述的。现剩 53 篇。

《墨子》这部书中的内容，不仅包括政治、伦理、经济、教育、认识论、逻辑学等方面的知识，而且包括中国最早的关于数学、光学、力学方面的知识。这部分没有宗教迷信思想，学术价值很高。

在政治方面，墨子主张尚贤，他认为：尚贤是政治的根本。他反复抨击“骨肉之亲，无故富贵”的旧制度，提出了“官无常贵，而民无常贱”的新原则。

墨子认为，只有天下的人都兼相爱，才能安定，如果交相恨就会混乱，他把能不能兼相爱看成决定社会安定不安定的唯一条件。墨子从兼爱观点出发，主张“兼”，反对“别”。墨子主张“非攻”，这同他的“兼爱”是一致的。他认为大国攻小国的兼并战争是不义的，是亏人自利的盗窃行径，所以主张“非攻”。

在经济方面，墨子主张“强本节用”。所谓“强本”，就是增加农业生产；所谓“节用”，就是限制王公大人的奢侈浪费。

在军事方面，墨子善守御，他的战略思想，他的守城之法，很值得研究。

综上所述,从墨子的全部思想看,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,也有消极保守的一面,而前者是主要的,所以他不愧为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。墨子文章的特点,意思明显,语言质朴。

编者

2002.9

目 录

亲士	(1)
修身	(4)
所染	(7)
法仪	(9)
七患	(13)
辞过	(17)
三辩	(23)
尚贤(上)	(24)
尚贤(中)	(28)
尚贤(下)	(39)
尚同(中)	(45)
兼爱(上)	(56)
兼爱(中)	(59)
兼爱(下)	(65)
非攻(上)	(77)
非攻(中)	(79)
非攻(下)	(85)
节用(上)	(94)
节用(中)	(97)
节葬(下)	(100)
天志(上)	(112)
天志(中)	(118)

明鬼(下).....	(128)
非乐(上).....	(143)
非儒(下).....	(149)
贵义.....	(159)
公输.....	(167)

亲 士

入国而不存其士，则亡国矣。见贤而不急，则缓其君矣。非贤无急，非士无与虑国。缓贤忘士，而能以其国存者，未曾有也。

〔译文〕

治理国家而不厚待他的贤士，就要亡国了。看见贤士而不急于亲近任用，便是怠慢他君主的国事。人君没有比厚待贤士更为紧迫的事了，没有贤士，就没有人为国家出谋划策。怠慢贤士，忘掉亲近并任用贤士，而能够使他的国家长存的，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

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，桓公去国而霸诸侯，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，而尚摄中国之贤君，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，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。太上无败，其次败而有以成，此之谓用民。

〔译文〕

从前，晋文公离开晋国避难，后来又作了诸侯盟主；齐桓公离开齐国，最后称霸诸侯；越王勾践蒙受吴王的凌辱，但能卧薪尝胆，成为威慑中原诸国的贤君。这三个君主所以能够成名而称霸天下，是因为他们都能忍受大耻以求雪仇于来日。所以说，最好是不遭失败，其次是虽遭失败而能从中吸取教训，设法转败为胜，这就叫做善于任用贤士。

吾闻之曰：“非无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；非无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”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，众人自易而难彼。君子进不败其志，内究其情，虽杂庸民，终无怨心，彼有自信者也。是故为其所难者，必得其所欲焉，未闻为其所欲，而免其所恶者也。是故逼

臣伤君，谄下伤上。君必有弗弗之臣，上必有谄谄之下。分议者延延，而支苟者谄谄，焉可以长生保国。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，近臣则暗，远臣则喑，怨结于民心，谄谀在侧，善议障塞，则国危矣。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？杀其身而丧天下。故曰：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。

[译文]

我听到过这样的话：“不是没有安适的居外，是我没有安定的心志；不是没有富足的财产，是我怀着无法满足的心志。”所以道德高尚的君子自己承担难事，使他人承担易事；道德低下的普通人把方便留给自己，把困难让给他人。君子对于士人的进步则加以鼓励，不挫败他的志向，对于士人的退步则审察实情；不随意苛责，即使在士大夫中夹杂着几个平庸而不足取的人，也始终不产生怨恨的心，因为君主相信自己亲士政策的正确。所以做那些困难的事（指亲士），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；没有听说专做那些容易的事（指轻贤慢士），而能避免坏结局的。

所以辅弼之臣能大胆矫正君主的过失，谄谀之臣只会伤害君主。君主一定要有敢于提反对意见的臣子，上级一定要有敢直言争辩的下级，分辨争论的人断断相持，互相责难的人谔谔不让、据理力争，决不会产生奉承阿谀之风，这样才能保全国家，并且长存不衰。

臣子如果只看重自己的爵位而不去劝谏，国君左右的臣默不作声，离国君远的臣子也闭口不言，怨恨就会深结于百姓心中。谄谀之臣在国君身边，好的建议、主张被阻塞，那么国家就危险了。夏桀、商纣不就是因为失去了天下的贤士吗？因而身遭杀戮，丧失了天下。所以说：馈赠国宝，不如举荐贤士。

今有五锥，此其铄铄者必先挫；有五刀，此其错，错者必先

靡。是以甘井近竭，招木近伐，灵龟近灼，神蛇近暴。是故比干之殪，其抗也；孟贲之杀，其勇也；西施之沈，其美也；吴起之裂，其事也。故彼人者，寡不死其所长，故曰：太盛难守也。

〔译文〕

现在有五把锥子，这是最锋利的一把。最锋利的一把肯定最先被折断。有五块山石，这是最好的一块磨刀石。最好的磨刀石肯定最先被销磨。所以，甜美的井水，一定最先枯竭；高大的树木，一定最早被砍伐；灵验的乌龟，一定最先被火烧灼（以求卜卦）；神异的蛇，一定最先被捉来曝晒（以求降雨）。所以比干遭纣剖心而死，在于他刚直不屈；孟贲被秦武王所杀，在于他显示了自己的勇力；西施被越人沉于江中而死，在于她长得美丽；吴起被楚国贵族车裂而死，在于他改革政治而取得了功效。所以那些人很少不是死于自己的长处、优点。因此说：过于突出就难以保全自身了。

故虽有贤君，不爱无功之臣；虽有慈父，不爱无益之子。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，非此位之人也；不胜其爵而处其禄，非此禄之主也。良弓难张，然可以及高入深；良马难乘，然可以任重致远；良才难令，然可以致君见尊。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，故能大。圣人者，事无辞也，物无违也，故能为天下器。是故江河之水，非一源之水也；千镒之裘，非一狐之白也。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？盖非兼王之道也。是故天地不昭昭，大水不潦潦，大火不燎燎，王德不尧尧者，乃千人之长也。其直如矢，其平如砥，不足以覆万物。是故溪陕者速涸，逝浅者速竭，堦坳者其地不育，王者淳泽，不出宫中，则不能流国矣。

〔译文〕

所以，即便有圣明的君主，也不会爱无功的臣子；即便有慈

父,也不会爱无益的儿子。因此不胜任其职而占其位的人,就不应该占有这个职位;不胜任其爵而享受其俸禄的人,就不应该享受这份俸禄。良弓虽然难以拉开,却能射得高,进得深;良马虽然难以驾驭,却能负重行远;贤才虽然难以驱使,却可以使国君受到人们的尊敬。因为,大江大河不会捐弃涓涓小溪而不让注入到它的里边,所以大江水河里的水能愈来愈多。圣明的人遇到事情不辞让,不违背事物之理,所以能成为盖世英才。因此大江大河里的水,不是一个源头的水;价值千金的狐裘,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白毛皮所能制成的。哪有志同道合的人而不用,而去用与自己个人私意相同的人呢?那样就不是治理天下的圣王之道。因此,天地不会永远光明,大水不会永远浩瀚,大火不会永远燎亮,君王的道德不会永远崇高。若是管理千人的长官,他刚直不阿如同箭杆,他平光如磨刀石一样,就不足以包容万物。因此狭隘的溪流干涸得就快,小浅的川泽枯竭得就早,坚硬的土地不会长庄稼。君王的恩泽再厚,不出官室,就不会泽被全国。

修 身

君子战虽有陈,而勇为本焉;丧虽有礼,而哀为本焉;士虽有学,而行为本焉。是故置本不安者,无务丰末;近者不亲,无务来远;亲戚不附,无务外交;事无终始,无务多业;举物而闻,无务博闻。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,必察迩来远。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。见不修行,见毁,而反之身者也,此以怨省而行修矣。潜慝之言,无人之耳;批扞之声,无出之口;杀伤人之孩,无存之心,虽有诋讦之民,无所依矣。故君子力事日强,愿欲日逾,设壮日盛。君子之道也,贫则见廉,富则见义,生则见爱,死则见哀,四行者不可虚假,反之身者也。藏于心者无从以竭爱,动于身者无以竭

恭，出于口者无以竭驯。畅之四支，接之肌肤，华发隳顛，而犹弗舍者，其惟圣人乎！

〔译文〕

君子作战虽有阵法，而勇敢是根本；办丧事虽然有礼仪，而哀痛是根本；士人虽然有学问，而品行是根本。因此主干不坚固的，别讲求枝叶的茂盛；对身边的人不亲爱，别想招来远方的人；不能使亲戚归服自己，别想结交外边的人；办事无始无终，别想做更多的事；拿一事物就弄不明白，别想博学多识。因此古代的帝王治理天下，一定明察左右，才能招徕远方的人。君子能够明察左右，也能修养自己的身心；君子懂得不修养自己的品行就会受到别人的毁谤，而反躬自问，因此自己的品德得到了修养，毁谤就减少了。谗言蜜语的话不听，攻击别人的话不说，伤害别人的念头不想，那么虽然有诋毁、攻击别人的人，也就站不住脚了。所以，君子的力量和事业日益强盛，个人的欲望一天比一天减少，品德修养一天比一天高尚。君子立身行事的准则是：贫穷时就表现廉洁，富贵时就表现仁义，对活着的人表示慈爱，对死去的人表示哀悼。这四种品德不可弄虚作假，而是必须首先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之中。体现在内心里是无穷无尽的爱；表现在行为上是无比的谦恭；说出口的是典雅的语言。把这四种品德贯彻到整个身心，直到头发花白脱落而终生不渝，那大概只有圣人能够做到了！

志不强者智不达，言不信者行不果。据财不能以分人者，不足与友；守道不笃、遍物不博、辩是非不察者，不足与游。本不固者末必几，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，原浊者流不清，行不信者名必耗。名不徒生，而誉不自长，功成名遂，名誉不可虚假，反之身者也。务言而缓行，虽辩必不听；多力而伐功，虽劳必不图。慧者

心辩而不繁说,多力而不伐功,此以名誉扬天下。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,无务为文而务为察。故彼智无察,在身而情,反其路者也,善无主于心者不留,行莫辩于身者不立。名不可简而成也,誉不可巧而立也,君子以身戴行者也。思利寻焉,忘名忽焉,可以为主于天下者,未尝有也。

【译文】

意志不坚强的人,智力不能发展;说话不讲信用的人,行动不会果敢。拥有财物不能分给别人的人,不足以交朋友;信仰不专一,分析事物不全面,囿于一见而不能博观,分辨是非不明察的人,不足以共同游学。根基不稳固的人,结局一定危除;事先不修行的人,到头来一定要垮台。源出于浊水的,其流水不可能清澈;行为不讲信用的人,其名声一定会受到损害。名声不能无故产生,名誉不能自己长成。

功成名就,名誉不能虚假,需要反躬自问的。光说而行动迟缓,即使口才好也没有人听;出力多而要夸耀自己的功劳,即使劳苦功高也不可取。富有智慧的人心里明白而不夸夸其谈,努力做事而不夸耀自己的功劳,这样就能使名誉传扬于天下了。说话不讲究繁多而在于追求智慧,不讲究文采而在于追求精确。所以说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加上自身懒于做事、怠于修行的人,就要跟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驰了。

善不能出自内心的人,不能保持善,德行不能在内心反复审辩的人,也树立不起来。名怕不能够轻而易举成立,名誉也不能靠欺骗取得,君子应当身体力行,言行一致。一心考虑个人利益并竭力追求,毫不顾算自己的名声,而可以成为名符其实的天下贤士的,那是从来不曾有过的。

所 染

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，曰：“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，所入者变，其色亦变，五入必，而已则为五色矣！故染不可不慎也！”

[译文]

墨先生看到染丝的就感慨地说：“洁白的丝染在青色染水里就成青色，染在黄色染水里就成黄色，浸入的染料变了，丝的颜色也就变了，丝五次入于不同的染水，就成为五种颜色了。所以染丝不可不谨慎啊！”

非独染丝然也，国亦有染。舜染于许由、伯阳，禹染于皋陶、伯益，汤染于伊尹、仲虺，武王染于太公、周公。此四王者所染当，故王天下，立为天子，功名蔽天地。举天下之仁义显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夏桀染于干辛、推哆，殷纣染于崇侯、恶来，厉王染于厉公长父、荣夷终，幽王染于傅公夷、蔡公穀。此四王者，所染不当，故国残身死，为天下僂。举天下不义辱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齐桓染于管仲、鲍叔，晋文染于舅犯、高偃，楚庄染于孙叔、沈尹，吴阖闾染于伍员、文义，越勾践染于范蠡、大夫种。此五君者所染当，故霸诸侯，功名传于后世。范吉射染于长柳朔、王胜，中行寅染于籍秦、高强，吴夫差染于王孙雒、太宰嚭，知伯摇染于智国、张武，中山尚染于魏义、偃长，宋康染于唐鞅、佃不礼。此六君者所染不当，故国家残亡，身为刑戮，宗庙破灭，绝无后类，君臣离散，民人流亡，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，必称此六君也。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？以其行理也，行理性于染当。故善为君者，劳于论人，而佚于治官。不能为君者，伤形费神，愁心劳意，然国逾

危，身逾辱。此六君者，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，以不知要故也。不知要者，所染不当也。

[译文]

不只染丝是如此，国君同样也要受近臣的熏染影响。如虞舜受许由、伯阳的熏染影响，夏禹受皋陶、伯益的熏染影响，商汤受伊尹、仲虺的熏染影响，周武王受姜太公、周公旦的熏染影响。这四个称王的君主因熏染影响他的人正确得当，所以称王于天下，立为天子，功盖四方，名扬天下。要举出天下仁义著名的人，一定要说到这四个称王的人。

夏桀王受干辛、推哆的熏染影响，殷纣王受崇侯、恶来的熏染影响，周厉王受厉公长父、荣夷终的熏染影响，周幽王受傅公夷、蔡公谷的熏染影响。这四个称王的人因熏染影响他的人不正确不得当，所以国亡身死，被天下人羞辱。要举出天下不义的可耻的人，一定要说到这四个称王的人。

齐桓公受管仲、鲍叔牙的熏染，晋文公受舅犯、郭偃的熏染影响，楚庄王受孙叔敖、沈令尹的熏染影响，吴王阖闾受伍员、文义的熏染影响，越王勾践受范蠡、大夫文种的熏染影响。这五个君主由于熏染影响他的人正确得当，所以称霸于诸侯，功名传于后世。

范吉射受长柳朔、王胜的熏染影响，中行寅受藉秦、高强的熏染影响，吴王夫差受王孙雒、太宰嚭的熏染影响，知伯摇受智国、张武的熏染影响，中山国君尚受魏义、偃长的熏染影响，宋康王受唐鞅、佃不礼的熏染影响。这六个君主由于熏染影响他的人不正确不得当，所以国家灭亡，身遭杀戮，宗庙毁灭断绝子孙，君臣离散，百姓流亡。要举出天下贪暴苛刻烦扰的人，一定要说到这六个君主。

凡国君能安安稳稳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由于他们行正道。

行正道产生于熏染影响他们的人正确得当。所以善于做君主的人,在选择人才方面尽心竭力,在管理官吏方面就清闲省事了。不会做君主的人,尽管伤身费神,忧心劳意,但国家却更加危险,自身更加受辱。这六个君主,并不是不重视他们的国家、不爱惜他们自己,而是由于不懂得治国要领的缘故。他们不懂得治国要领的原因,正是由于熏染影响他们的人不正确不得当。

非独国有染也,士亦有染。其友皆好仁义,淳谨畏令,则家日益、身日安、名日荣,处官得其理矣,则段干木、禽子、傅说之徒是也。其友皆好矜奋,创作比周,则家日损、身日危、名日辱,处官失其理矣,则子西、易牙、竖刀之徒是也。诗曰:“必择所堪,必谨所堪”者,此之谓也。

[译文]

不单是国君要受近臣们的熏染影响,一般的士人也要受朋友的影响。他的朋友如果都讲究仁义,淳朴谨慎,畏惧法令,那么他的家就会一天天富裕起来,自身也会日益安定,声誉也会与日俱增,居官从政就得其正道了。如段干木、禽滑厘、傅说这类人就是这样。反之,如果他的朋友都是骄矜自傲、咄咄逼人,兴风作浪、结党营私,那么他的家就会日益衰败,自身就会一天天陷入险境,名声就会一落千丈,居官从政就失去正道了。如子西、易牙、竖刀这类人就是这样。《诗》中所说的“必择所堪,必谨所堪”,就是这个道理。

法 仪

子墨子曰:“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,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。虽至士之为将相者,皆有法,虽至百工从事者,亦皆

有法。百工为方以矩，为圆以规，直以绳，正以县。无巧工不巧工，皆以此五者为法。巧者能中之，不巧者虽不能中，放依以从事，犹逾己。故百工从事，皆有法所度。今大者治天下，其次治大国，而无法所度，此不若百工，辩也。”

[译文]

子墨子说：世界上办事的人，不可能没有法度。没有法度，而能办成功事情的，从来没有看到过。即使是身为将相的士人，都要依循法度；即使是各种手工业技艺工人和做具体工作的人，也都要依循法度。各种手工业工人用矩画制成方形器物，用圆规画制成圆形器物，用绳墨划直线，用水准器测定水面，用墨垂制成直立之物。无论是技巧高还是技巧低的工人，都要拿以上五个方面作为行事的法度。技巧高的能合乎标准，技巧低的虽不能合乎标准，却能仿照着做，还是能超过自己本来的水平而有所进步的。所以各种手工业工人办事，都要依循法度的。如今最高的职位是管理天下，其次是管理国家，却没有法度可以仿效，这种人比不上百工、技艺工人是很清楚的了。

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？当皆法其父母奚若？天下之为父母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父母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，不可以为法。当皆法其学奚若？天下之为学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学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，不可以为法。当皆法其君奚若？天下之为君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君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不可以为法。故父母、学、君三者，莫可以为治法。

[译文]

既然如此那么用什么来作为管理天下与管理国家的法度才合适呢？倘若都来效法他们的父母，又怎么样呢？世界上做父母亲的人数很多，但称得上“仁者”的很少，假若都效法他们的父